

“陈济棠时代” 好到哪里去

“广州日报”资料室编写

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的話

本書全文原載于1957年10月10日至13日“廣州日報”（原題——把現在和二十年前比一比），它根據不可辯駁的事實，駁斥了右派分子所謂現在不如二十年前陳濟棠統治時代的種種謬論。為了配合目前的全民大辯論，特印成這個小冊子，以供同志們學習參考。

1957年10月

目 录

陈济棠时代：地主盖房子农民没屋住， 资本家盖工厂工人没饭吃.....	2
过去粮食缺乏靠洋米进口，现在转过来变为余粮省份...	4
陈济棠带给广东人民的是：农业破产， 丝业垮台，入超惊人.....	6
陈济棠时代造纸厂、饮料厂也没法开工， 顺德县丝厂损失惨重.....	8
二十年前工商业的萧条景象， 右派分子却说成是黄金时代.....	10
1956年广州市工业生产总值比1936年增长两倍多.....	13
过去一人干活不能吃饱穿暖， 现在一人干活可养活两人以上.....	15
过去工人工伤事故各安天命， 现在既有劳保、又有公费医疗.....	17

广州市有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说：“人民生活最好是陈济棠时代，那时建设多，生意好做。农民生活最好是日治时代，那时谷米贵。”这些话很恶毒。后一句，公然对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统治也歌颂起来了，这是露骨的汉奸说话，一听就听出来，不会有什么人上他的当。但前一句却说得阴晦些，而且更多的右派分子是不说后面一句而只说前面一句的。他们很鬼，对年轻人便说：“世侄，你年纪还小，过去的好光景你还没有见过哩，你看，中山纪念堂是什么时候建的呢？海珠桥是什么时候建的呢？纸厂、士敏土厂这些工厂不是过去就有了的吗？”对老年人又换一种说法：“你想想，从前的东西多便宜！多充足！有买油买米买肉都要凭证排队的吗？”这么一说，人们就比较容易着迷了，也有人糊里糊涂地相信，以为过去真的有过那样一段所谓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那时的生产比现在多，建设比现在大，人民生活比现在好，因而跟着右派分子随声附和，人云亦云起来了。右派分子正是要使人产生资本主义制度好过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觉的，这是个骗局。广东有句俗话：“大话怕计数。”既然右派分子言之凿凿地讲了大话，我们也就来计一计数，把历史事实摆出来，看看他们不断吹嘘的所谓黄金时代，究竟是怎么回事。

陈济棠时代，

地主盖房子农民没屋住，

资本家盖工厂工人没饭吃

要計数，就要計政治的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打交道，不講政治是不对的。陈济棠是个軍閥，他在广东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支持下，同时也在外国帝国主义支持下，自1930年至1936年，割据广东，残酷地压迫剥削广东的人民。陈济棠的政权，和蒋介石的政权一样，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当时的工人和农民，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奴隶。我们在回忆对比今昔的情况时，切不可把这最基本的情况忘记了。既然右派分子說“那时建設多，生意好做”，我们就应先問：从前那些建設，那些生意是归誰所有的？是为誰服务的？不先弄清楚这个問題，便去算从前的社会有多少財富，現在又有多少，这也很容易弄模糊了我們自己的立場。地主盖了房子，絕不是农民也有了房子住，资本家盖了工厂，絕不是工人也有了飯吃。旧社会里，有了学校，不等于劳动人民子弟可以讀書，有了医院，不等于劳动人民可以看病。在从前，就算住的有高楼大厦，吃的有山珍海饈也吧，工人农民除了捱餓受气之外，是不能沾它什么光的。有些老工人回忆得很深刻，他們說：“中山紀念堂的确是从前建的，很漂亮，但是那时候我們工人能象現在这样进去开会看戏么？”店員工人曹仕明說：“陈济棠时代，我是做鞋的，但我穿了三年木屐。”那时候，沒有鞋子穿的人，何止曹仕明一人而已啊！珠江区的水上居民，从前就是通通都不許穿鞋子的。何止不許穿鞋子！还不許在岸上居住念書做事。那时候，劳动人民受尽了一切侮辱，搬运工人被称做“咕哩”，清潔工人被称做“垃圾婆”，理髮

工人被称做“剃头仔”，粤剧艺人被称做“擘口仔”。沒有錢，就沒有任何社会地位，甚至連伪市总工会組織章程，也規定凡“受破产之宣告，尙未复权者，不得为本会代表”。看，这就是右派分子們吹嘘为人民生活最好时代的政治。連无产者的代表也必須由他們这些有产者来当，这就是他們的政治。人民的敌人和人民之間，从来都是沒有有什么共同的語言的，他們之所謂农民，其实就是地主，他們之所謂人民，其实就是他們这一小撮剝削者自己，凡是我們說好的，他們就要說是坏的。因此对于他們拚命叫好的东西，我們一定要“打破沙鍋問到底”，一定要問：陈济棠是个什么階級？是干什么的？

右派分子不敢回答這個問題，因为陈济棠統治了广东几年，他个人便成为拥有几千万元私产的大富豪了。在他統治的时期，卖官鬻爵是成行成市，明目張胆地进行的，买一任县長做，要化几万元到一二十万元不等，象台山县县長的市价便是二十万元。当时的广州和广东各地，都是烟賭林立的，以筹海防經費为名的賭捐，就是陈济棠反动政府的最主要的收入。（例如当时出版的官方刊物“新广东月刊”，关于1932年度的省财政收入就是这样記載的：“以各項稅捐而論，以筹餉为最多，全年共收入1,927万，占收入总额47.5%，超过預算数凡455万元。”）由此也就可見，为什么当时和陈济棠关系最密切的資本家，恰恰就是当时广东最大的賭場——广州裕泰公司和深圳又生公司的老板霍芝庭了。誰也不会相信这样的腐敗的統治集团，这样的腐敗政府，曾經真的关心过国計民生，替广东人民做过好事。

那么，当时的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1934年9月27日，陈济棠反动統治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当时的广东省政府主席林云陔在广东省自治工作人員訓練班講演，說的就和現在的右派分子說的很不一样，他說：“詳細說來，广东的問題，自然多

得很，不过总括來說，广东目前最重要的問題，大概不外下列几項：1、民情散渙；2、民食缺乏；3、民生雕敝；4、民智低下。”（“新广东月刊”第二十一期）这就是当时的统治者自己的供狀，是反动統治帶來的必然結果。

过去粮食缺乏靠洋米进口， 现在轉过来变为余粮省份

粮食缺乏問題，是历来广东的反动统治者所不能解决的一个根本問題。这个問題，只是到解放后才解决了。1956年全省的粮食产量，比1936年（解放前最高的一年）增40%，自1952年起，广东省已由缺粮的省份变为可以有余粮外調支援国家經濟建設的省份了。这和陈济棠时代全省每年要缺兩三个月粮的情况相比，簡直是飞躍的变化。陈济棠时代，每年要从国外省外調进2,000余万担粮食。林云陔在上述的講演里就是这样說的：“民国以来，二十余年間，只有民国九年洋米进口76万余担，算是数量比較少的，其余历年洋米进口的数量，都是很大，……十七年至二十年間，由900余万担减至500余万担，似覺可喜，乃二十一年又突增至1,300余万担，22年且达1,698万余担，这豈不是証明最近兩年来，本省米粮愈形缺乏嗎？以上不过單就洋米一項进口的数量說，已經这么可惊，至于洋面进口，平均每年60余万担，洋杂粮进口，平均每年20余万担，本国各省輸入广东的谷米、面粉及杂粮，平均每年400余万担，若一并計入，本省每年仰給于省外的粮食，便更覺巨大了。省内粮食这样缺乏，在平时每年外溢的金錢，以万万計，已經吃亏不少，若一旦有事，海口被人封鎖，人民且有絕食之憂，更是危險得很。”23年前的反动头子，自己說是人民且有絕食之憂，危險得很，现在的反动嘍罗，却說那时是民熙物阜，人

寿年丰。从前的农民，粮食打得少，还要给地主剥削去一半以上，现在没有地主剥削了，粮食生产又增加了40%，但是现在的右派分子却装作悲天悯人的样子，叫起“广东农民生活接近饿死边缘”来了。把真正民食缺乏的时代说成是人人都饱食粱肉，把农民不但吃饱，而且有余粮可卖的时代，说成是生活接近饿死的边缘，颠倒是非，真是莫此为甚了。

粮食增产40%，由缺粮省份变为余粮省份，这对于广东人民的经济生活，对于广东的经济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所谓陈济棠时代，光为了买米吃，每年要送给外国人1亿元以上的银子，这数字就比当时广州全市每年的工业生产总值还大了，这也就是说，每年把广州全市的工业产品通通给了外国人，也还顶不了每年洋米进口的账。如果再加其他洋货的进口，那数字就更大了。1933年广东省洋货进口总额达26,920万美元，入超达17,476万余美元，均突破了历年的最高数字。这还只是海关的统计数字，如算上当时猖獗的走私的数字，那就更大了。1932年入超数字比1933年小，但也已使反动头子林云陔不得不认为“入超的货物，达14,000余万关两，折合广东通用的银幣不下3万万元，漏卮之大，实在是很可怕的”了。象这样每年倾箱倒篋地搜刮财富以供应帝国主义者的经济掠夺，而不搞到民穷财尽，是没有道理的。

右派分子会说，洋米进口有什么要紧，只要人们有钱买得起就是了。关于当时的工人农民，有没有钱买得起米吃，我们在下面还要说，现在先要问的，倒是：为什么同样是广东省的土地，二十年前出的粮食不够吃，现在出的粮食却有余？对这个問題装糊涂是不成的，归根到底，这正是由于土地改革打倒了封建主义，农业合作化打倒了资本主义。以广州郊区为例：过去占人口8.26%的地主富农，就占有全部土地的65.34%，农民除了缴纳地租田赋之外，还要缴纳许多苛捐杂税，各项负担占农民收入的50%；而

現在的农民却除了农业稅及地方附加粮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負擔了。現在农民的負擔占其收入的比例，是逐年下降的，1952年占8.8%，1953年占8.25%，1956年降至只占6.0%。至于农民收入，据前中山大学农学院农林研究委员会叢書农业經濟專刊所載“广东番禺龙眼洞农家經濟概况”的1936年資料，和該乡在1956年的实际調查資料对比，則平均每戶总收入折合谷子，1936年为41担，1956年为70.2担，1956年比1936年增71.2%；平均每戶純收入，1936年为19.7担，1956年为39.7担，增108.9%；平均每个劳动力純收入，1936年为11.0担，1956年为24.5担，增122.7%；平均每人純收入，1936年为4.6担，1956年为10.0担，增117.5%。农民的实际收入，增加了一倍以上。这些資料，就可以有力地說明經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解放了生产力，对于农业生产發展所起的积极作用了。广州郊区在过去号称富庶之地，农民收入也还不及現在的一半，其他偏远地区之貧困，就可想而見了。右派分子要把广东省拉回到民食缺乏的陈济棠时代去，就应该去問問农民肯不肯。

陈济棠帶給广东人民的是：

农业破产，絲業垮台，入超惊人

工人尤其不肯，因为民食缺乏再加上民生雕敝，事实上就是农业破产，工业也破产了。研究1930——1936年的广东經濟情况，是不能不看到1929——1933年的資本主义世界經濟大恐慌对于当时的广东經濟的影响的。当时整个資本主义世界經濟都在瀕于崩潰，惶惶然不可終日，在这种形势下，而謂这个資本主义世界的渺小一角，独能一枝独秀，欣欣向荣，这簡直是做夢。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使中国变为各个資本主义国家廉价傾

銷商品的淵壑，中國原有的工業手工業便紛紛被這些傾銷的外貨打垮擠垮了。對於廣東，垮得最徹底的是蠶絲業。又加上因世界經濟恐慌而劇烈地減少了僑匯收入，這樣，在廣東就算過去有過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虛假繁榮景象，這時候也都給一陣風吹掉了。關於這種情況，當時的反動頭子林云陔也曾經講到過的，他在上述講演里這樣說：“廣東的人民經濟，向來有兩個重要的來源，一個是土絲出口，一個是華僑匯款歸國，但是近數年來，因為日絲及人造絲的競銷，本省的絲業，日就衰退，因為世界經濟恐慌及樹膠與錫的跌價，南洋華僑所經營的事業，多數倒閉，這兩種來源，已都現出失敗的景象來了。”到1936年1月，他又在廣東省參議會報告說：“自去年銀價騰漲，白銀外溢，源源不絕，因之通貨緊縮，市面周轉不靈，商業日趨雕落，農村乏力救濟，工業無從發展，外貨之傾銷日甚，入超之數日益增，凡此種種，均足以釀成雕敝之局，而增加失業人民。”這些話，和現在的右派分子所說的那時建設多，生意好做，人民生活好過的描繪，也沒有任何相同之處。

農業破產，絲業垮台，入超大增，僑匯劇減，這是所謂陳濟棠時代的廣東經濟所受的最嚴重打擊。1933年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恐慌時期的最後一年，在這一年里，資本主義國家為解脫其本身危機，更加紛紛變本加厲地把積壓的商品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廉價傾銷，因此這一年廣東的入超便最大，而在整個入口總額中，洋米竟占43.84%，洋面占4.18%，其他舶來農產品占3.67%，這就不但把廣東原有的工業手工業擠垮打垮，同時也連農業都給擠垮打垮了。當然，垮得最多的還是工業和手工業。在這裡，先把當時絲業崩潰的情況擺一擺，就可以更使人明白，陳濟棠的反動統治，究竟是給廣東人民帶來了災難還是帶來幸福。現在的右派分子黃永安，1933年時是國民黨的省政府建設廳

蠶絲改良局制絲股主任，他在當時說的話，總不會是故意危言聳聽，出統治者的丑的。我們且看當時他怎樣說。

“先說絲廠，民國十八年，絲廠還有150余家，十九年便只得100家，二十一年只得40余家。四年之內，絲廠數目，縮到僅及三分之一，因絲廠停閉直接失業的女工，總有五六萬人，直接失業的男工，總有三四千人，同時要知道，一家絲廠開工，最少可以養活3,000家蠶農，所以間接的損失，負擔到農村身上或其他方面，當然是難以計算了。

“第二說到生絲出口數量，往年由廣州輸出的生絲，有6萬包或6萬余包，去年縮到3萬余包，絲價以前一担可以平常賣900元或1,000元港幣，去年今年只值500元左右，或至低至450元。我曾約略估計，五年前本省生絲出口，約值6,240萬元，去年只值2,450萬元，相差至3,800余萬，此外水結廢茧的損失，還不在內……

“从去年起有許多絲廠，無人過問，租金可以免納。絲廠男职工，以前是論年給與薪俸的，後來生意不好，改為按月給與薪俸，當時絲廠僱傭，嘩然詫為奇事，从去年起，更弄到按日計薪了，……七年前，我去絲業中心容奇，當時熱鬧非常，真所謂紙醉金迷，笙歌夜夜，茶樓酒館，坐無虛位，現在呢，茧棧拆得七零八落，頹垣敗瓦，已景色全非了。您如果認識絲業中人，或銀業中人，他一定可以說出十幾二十個一百幾十萬家產的絲業大富豪，近年因絲業而破產的經過。”

（摘自1933年8月黃在廣州市無線電台的演講詞）

陳濟棠時代連紙廠、飲料廠也沒 法開工，順德縣絲廠損失慘重

黃永安的演講，是當時的統治者搞的所謂蠶絲復興運動宣

傳。但是越宣傳，絲業的崩潰也就越厉害了。1934年5月的“新广东月刊”上，关于順德县的絲業情况，又有这样的报道：

“县屬絲厂，当民国十四年鼎盛时，統計在328家，降至迄今，照常營業者，仅11間，此11間之絲厂，均因积存旧絲，勉强开工，其能否繼續營業，尙难决定，現計停業絲厂損失之資本統計，綜在1,800余万元，此絲商破产者一。县屬地基，均植桑株，鼎盛时，其桑价每担价值，昂者几达10元，以中等計，亦在5元以上，近則仅值6角或4角5仙，不敷工料之所需，以县屬基地6,000頃計算，每亩約出桑叶10余担，农民損失当在3,000万元以上，此桑基破产者二。县屬农民，占人口半数，約在50万，类皆从事此業，近日桑价奇低，自行育蚕，但售出之价，每斤价值3角余，不及前价值十分之二，工料且不足抵償，生活更难維持，此农民破产者三。县屬繅絲女工，27万余人，当絲業兴盛时，每工日得工銀六七角，近則絲厂停閉，失業者达20万人，即有工可作，日得工資，在3角以下，此項女工所得工資，恒借以供給全家生活，自失業后，家計大受影响，此女工失業者四。在往昔絲業最盛时，在于蚕絲業出造之际，每日由广州运現銀返順德各屬者，达30余万元，此項現金，从外国絲价得来，县屬商業，借以周轉，近則因蚕絲滯銷，業此者几至絕望，县屬商埠如大良、陈村、容奇、勒流等处，其最大之銀号，居其十分之七已倒閉，……其余各行商，均受絲業影响，无形中停頓，此金融恐慌者五。”够了，仅順德一县絲厂倒閉的資金損失就达1,800余万元，农民的損失达3,000余万元，失業工人20万，这几个数字，就足以使人触目惊心了。也許現在仍然有人怀疑这些估計数字有点夸大，未必确实吧。但絲的出口总值，在1922年为粵幣13,000余万元，1924年則更高达2亿余元，而在所謂陈济棠时代，它竟低到只有二三千万元，这个每年土絲出口减少的貨价总值，也已大于当时广州全市每年的工業生产总值了。

这是有海关的統計可查的。而拿这几年間的順德一县絲厂倒閉的資金損失，和这期間反动政府在全省範圍內的工業建設投資数字相比，也可以看到这期間的所謂建設成就，多么虛伪可笑。据“新广东月刊”1935年9月所載，截至此时为止，几年来反动政府的工業建設投資，已完成的有第一蔗糖厂、紡織厂等八厂，合共实支仅889万余元，这尚不足上述一县的絲厂倒閉的資金損失之半，就是再加上当时尚在筹建中的紙厂、飲料厂、毛織厂三厂的預算投資，也仅为1,901万余元，略多于上述損失数字吧了。但是在所謂陈济棠时代，預算投資最大的紙厂（投資800余万元），是并没有建成开工的，飲料厂当时也没有开工。

二十年前工商業的蕭条景象， 右派分子却說成是黃金时代

資本主义世界經濟恐慌的狂潮，当然不只是襲击了絲業而已，在当时的反动統治的推波助瀾下，整个社会的工業和手工業，都在不同程度遭受破坏。以下就是“新广东月刊”1935年7月和11月記載的广州市各行工商業概況：

（一）机織衫袜厂，民国十九年共有40余間，現倒閉者过半数有奇，仅存20余間而已，且幸存者亦須紛紛裁員减工。

（二）縫衣業，从前有工人3,000余人，現仅存長工三数百耳，从前每家有工人七名者，現仅有三四名。

（三）泥水行，去年度倒閉120余間。

（四）木料行，最盛时全行約有百余家，工人約在3,000以上，現存十余家，失業工人約占工人总数三分二。

（五）鞋業，原有工人約七八千人，現只能收容半数，工金又减少了三分二。

(六)榨油業，民國十六年有70余間，現僅存30余間，營業較往年減十分五六。

(七)釀酒業，從前有300余家，最近所余者，僅得120余戶耳，入冬後，銷路未見暢旺，大部酒廠，多已停止制釀。

(八)制煤油業，年來受外商三大公司盡量平沽壓迫後，已由一百數十家倒閉剩餘58家。

(九)陶瓷業，石灣各地缸瓦業停工者，計十之八九，工人失業甚眾。

(十)火柴業，有廠十數家，年來日貨大量侵入，土造火柴受嚴重打擊，銷路全無，停工倒閉者，已居大部。

(十一)雨遮業，紙遮受日貨絕大打擊，布遮銷路亦滯。

(十二)制皮業，目下已入不振狀態，倒閉者時有所聞。

(十三)橡膠業，停工之廠，已居多數，現下被裁工人日益眾多，聞有積欠工人工資甚巨，而無法支付者。工資亦減少20%。

(十四)織布業，原有90家，去年閉歇20家。去年全省銷額不及300萬元，比往昔減少十之七八。

(十五)制電池業，被日貨排擠，銷途一落千丈，致資本雄厚出品精良之東亞廠亦被迫倒閉，其他各廠亦多數減少出品，辭退工人。

(十六)制汽水業，因農村經濟破產，四鄉銷路几不能保持十之二三，近日銷額几不及原來五分之一。

(十七)金銀器皿首飾業，年來倒閉者400余家，失業工人8,000余人。

(十八)制化妝品業，出品几減十之三四。

這真是一幅景象蕭條的圖畫。而這恰恰就是現在的右派分子所說的黃金時代了。對於勞動人民來說，資本主義是根本不能

給人們帶來什麼黃金時代的，它只能給人帶來枷鎖，帶來痛苦。且勿論在所謂陳濟棠時代，廣東的資本主義並沒有過什麼真正的繁榮，即使它真的有过吧，它跟着也是必然要引起更大的經濟衰落和崩潰，並且它也一定在一邊發展中，一邊就引起衰落和崩潰的。在所謂陳濟棠時代，也許真有过個別搞技術工作的人，幻想過所謂實業救國吧，但其結果怎樣呢？辦了幾間新工廠，原有的工業和手工業却紛紛垮了，農業也不能避免破產的命運。破產的農民，失業的工人和手工業者，失業的鹽民漁民船民，失業的歸國華僑，紛紛流浪在城鎮的街頭，造成前所未有的龐大的失業群，據“新廣東月刊”1936年3月號所載，“廣東僑務委員會，據上海國際勞工局中國分局將1935年我國全國失業總數估計，共達5,893,000余人，而廣東一省竟達157万余人之多，遂在省別失業人數當中，獨居第一。”所謂實業救國的結果，竟是失業人員“達157万余人之多，遂在省別失業人數當中，獨居第一”，這是很尖銳的諷刺，但是在這幅諷刺畫上，在這一悲慘的史實里，塗滿了少勞動人民的血跡啊！有些“聰明的有學問的人”也是很愚蠢的，因為他們一點也不懂得這樣顯淺的道理，當廣州的沙面還是帝國主義者的租界，白鵝潭上拋滿着帝國主義者的軍艦，珠江的內河航道上走着帝國主義者的輪船，在經濟活動方面資本最大實力最大的操縱一切的是帝國主義者的洋行，而在中国的政府里儼然人上的傢伙則不過是帝國主義者的走狗，是軍閥、官僚、洋行買辦、地主、惡霸、土匪頭子、流氓頭子、大貪污犯，總之，都是一窩子吸血鬼，在這樣的情況下幻想搞什麼實業救國，只能是緣木求魚，送羊入虎口吧了！而且資本家辦企業，其目的只是為他自己賺錢，從來也沒有什麼資本家，真正是為了發展社會生產，為了讓大家都有飯吃才來辦企業的。所以資本家越賺錢，勞動者就越要賣命。而且也不是資本家賺錢，社會的生產就發展了，這規

律有时恰恰也是相反的。請看1935年广州年鉴上的一段描述：“鹽業……近年生意大不如前，大凡各产鹽区歉收，則該行生意有利可圖，丰收則反为不利，盖歉收則蘆存之貨，可以居奇，而丰收則貨多价賤故也。是年产鹽区均获丰收，故本年鹽業，已非好景。”这說得很明白，資本家的想法和我們是不同的，他們根本也不会真正的去想过什么实業救国。

1956年广州市工業生产总值 比1936年增長兩倍多

發展生产是为了滿足社会的需要，这个原則，只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實現了。解放以后，我們不仅如上面所述，迅速地恢复与發展了農業生产，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更迅速地恢复与發展了工業生产与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水平。尽管广州地处国防前綫，不是国家工業建設的重点，广州的工業生产也还是远远超过抗日战争前的水平了。如以1936年广州市全年工業生产总值为100，則1949年的生产总值下降为93.1%，而1956年則上升为328.8%，增長了兩倍多了。（按1952年不变价格計算，1936年广州的工業生产总值为27,971万元，1956年为91,961万元，不包括手工業产值）自1950年至1957年上半年，七年半中，国家投在广州市的工業建設投資总额达15,457.1万元，比解放前遺留下来的全部工業固定資產13,683.1万元，还超过13%。新建工厂23个，恢复与扩建的工厂146个。扩建規模，有些是很大的，例如紙厂，扩建后的生产能力就比原有的大四倍多，又如飲料厂，扩建的面积比原有面积大兩倍多。而新建的厂，規模就更大，如現在正在建設中的苧麻厂，罐头厂，玻璃厂，这都是我国同类工厂中規模最大的工厂。新建的紗

厂和华侨糖厂，也是大型的。右派分子硬說陈济棠时代的建設比現在还多，能有什么根据呢？陈济棠統治了广东七年，他的政府对全省工業建設的投資，如以上面引述的截至1935年9月的实支投資数800余万元算，則这期間的投資总额，仅約等于这个反动政府每年的鴉片烟專卖利潤的收入，而尚不及其每年抽賭稅的收入的二分之一。而这却是几年中反动政府对全省的工業投資总数了。拿这和广州市解放后的投資数字相比，是不相称的；若把官僚們于搜刮之余聊作点綴的所謂建設，当作对于人民的恩惠，那就更是荒謬了。暫且抛开这个統治集团貪污盜竊的賬和他們所作的其他罪惡，不去算它吧，就是每年專卖鴉片烟和收賭稅兩項收入就近3,000万元，这已經要把多少人搞到皮黃骨瘦，家散人亡啊！据1933年11月广州市社会局的調查，5,253个手車工人中，就有730人染有鴉片烟癮，几乎是七个人中就有一人吃上鴉片烟了，这还只是官方的統計，实际受毒害的，恐怕比这个数字还要多。在所謂陈济棠时代，广州市每年死亡的人口是常常比出生的人口更多的，就拿1933年这一年为例，这一年全市全年出生仅22,712人，而死亡的却达23,352人。死亡的比出生的还多，这就难怪当时的“新广东月刊”关于广州市各行工商業概况的报道中，也認為制造棺材業“本无所谓景气与不景气而言，銷路暢旺与否，与社会經濟似无关系”了。試拿1933年全市的出生与死亡数字，与1956年全市出生66,123人，而死亡則仅为11,472人的数字相对照，則人民的生活，哪个时代好，哪个时代坏，就更加一望而知了。現在全市的人口比过去多了几十万，但一年中死亡的却比过去少1万多人，还不到那时死亡数的一半；过去一年中死亡的比出生的还多六七百人，而現在一年中出生的却比死亡的多54,000余人。如果有誰看了这些对照的数字以后，还硬說过去的人民生活比現在好，那他就不如干脆說死比生好算了。